

资治通鉴（第十二卷）

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六十九

陈纪三

世祖文皇帝下

天嘉四年(癸未,563)

1 春,正月,齐以太子少傅魏收兼尚书右仆射。时齐主终日酣饮,朝事专委侍中高元海。元海庸俗,帝亦轻之;以收才名素盛,故用之。而收畏懦避事,寻坐阿纵,除名。

兖州刺史毕义云作书与高元海,论叙时事,元海入宫,不觉遗之。给事中李孝贞得而奏之,帝由是疏元海,以孝贞兼中书舍人,征义云还朝。和士开复潜元海,帝以马鞭箠元海六十,责曰:“汝昔教我反,以弟反兄,几许不义!以邳城兵抗并州,几许无智!”出为兖州刺史。

2 甲申,周迪众溃,脱身逾岭,奔晋安,依陈宝应。官军克临川,获迪妻子。宝应以兵资迪,留异又遣子忠臣随之。

虞寄与宝应书,以十事谏之曰:“自天厌梁德,英雄互起,人人自以为得之,然夷凶翦乱,四海乐推者,陈氏也;岂非历数有在,惟天所授乎!一也。以王琳之强,侯瑱之力,进足以摇荡中原,争衡天下,退足以屈强江外,雄张偏隅;然或命一旅之师,或资一士之说,琳则瓦解冰泮,投身异域,瑱则厥角稽颡,委命阙庭,斯又天假其威而除其患。二也。今将军以藩戚之重,东南之众,尽忠奉上,戮力勤王,岂不勋高窦融,宠过吴芮,析珪判野,南面称孤乎!三也。圣朝弃瑕忘过,宽厚得人,至于余孝顷、潘纯陀、李孝钦、欧阳等,悉委以心腹,任以爪牙,胸中豁然,曾无纤芥。况将军衅非张绣,罪异毕湛,当何虑于危亡,何失于富贵!四也。方今周、齐邻睦,境外无虞,并兵一向,匪朝伊夕,非刘、项竞逐之机,楚、赵连从之势;何得雍容高拱,坐论西伯哉!五也。且留将军狼顾一隅,亟经摧衄,声实亏丧,胆气衰沮。其将帅首鼠两端,唯利是视,孰能被坚执锐,长驱深入,系马埋轮,奋不顾命,以先士卒者乎!六也。将军之强,孰如侯景?将军之众,孰如王琳?武皇灭侯景于前,今上摧王琳于后,此乃天时,非复人力。

且兵革已后，民皆厌乱，其孰能弃坟墓，捐妻子，出万死不顾之计，从将军于白刃之间乎！七也。历观前古，子阳、季孟，颠覆相寻；馮善、右渠，危亡继及。天命可畏，山川难恃。况将军欲以数郡之地当天下之兵，以诸侯之资拒天子之命，强弱逆顺，可得侔乎！八也。且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；不爱其亲，岂能及物！留将军身縻国爵，子尚王姬，犹且弃天属而不顾，背明君而孤立，危急之日，岂能同忧共患，不背将军者乎！至于师老力屈，惧诛利赏，必有韩、智晋阳之谋，张、陈井陘之势。九也。北军万里远斗，锋不可当。将军自战其地，人多顾后；众寡不敌，将帅不侔。师以无名而出，事以无机而动，以此称兵，未知其利。十也。为将军计，莫若绝亲留氏，释甲偃兵，一遵诏旨。方今藩维尚少，皇子幼冲，凡豫宗族，皆蒙宠树。况以将军之地，将军之才，将军之名，将军之势，而克修藩服，北面称臣，宁与刘泽同年而语其功业哉！寄感恩怀德，不觉狂言，斧钺之诛，其甘如荠。”宝应览书大怒。或谓宝应曰：“虞公病势稍笃，言多错谬。”宝应意乃小释，亦以寄民望，故优容之。

3 周梁躁公侯莫陈崇从周主如原州。帝夜还长安，人窃怪其故，崇谓所亲曰：“吾比闻术者言，晋公今年不利，车驾今忽夜还，不过晋公死耳。”或发其事。乙酉，帝召诸公于大德殿，面责崇，崇惶恐谢罪。其夜，冢宰护遣使将兵就崇第，逼令自杀，葬如常仪。

4 壬辰，以高州刺史黄法𡩉为南徐州刺史，临川太守周敷为南豫州刺史。

5 周主命司宪大夫拓跋迪造大律十五篇。其制罪：一曰杖刑，自十至五十；二曰鞭刑，自六十至百；三曰徒刑，自一年至五年；四曰流刑，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；五曰死刑，磔、绞、斩、梟、裂；凡二十五等。

6 庚戌，以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为江州刺史。

7 辛酉，周诏：“冢宰晋国公，亲则懿昆，任当元辅，自今诏诰及百司文书，并不得称公名。”护抗表固让。

8 三月乙丑朔，日有食之。

9 齐诏司空斛律光督步骑二万，筑勋掌城于轶关；仍筑长城二百里，置十二戍。

10 丙戌，齐以兼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。

11 夏，四月乙未，周以柱国达奚武为太保。

12 周主将视学，以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三老。谨上表固辞，不许，仍赐以延年杖。戊午，帝幸太学。谨入门，帝迎拜于门屏之间，谨答拜。有

司设三老席于中楹，南向。太师护升阶，设几，谨升席，南面凭几而坐。大司马豆卢宁升阶，正舄。帝升阶，立于斧扆之前，西面。有司进饌，帝跪设酱豆，亲为之袒割。谨食毕，帝亲跪授爵以醕。有司撤讫，帝北面立而访道。谨起，立于席后，对曰：“木受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。明王虚心纳谏以知得失，天下乃安。”又曰：“去食去兵，信不可去；愿陛下守信勿失。”又曰：“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，则为善者日进，为恶者日止。”又曰：“言行者，立身之基，愿陛下三思而言，九虑而行，勿使有过。天子之过，如日月之食，人莫不知，愿陛下慎之。”帝再拜受言，谨答拜。礼成而出。

13 司空侯安都恃功骄横，数聚文武之士骑射赋诗，斋中宾客，动至千人。部下将帅，多不遵法度，检问收摄，辄奔归安都。上性严整，内衔之，安都弗之觉。每有表启，封讫，有事未尽，开封自书之云：“又启某事。”及侍宴，酒酣，或箕踞倾倚。常陪乐游园禊饮，谓上曰：“何如作临川王时？”上不应。安都再三言之。上曰：“此虽天命，抑亦明公之力。”宴讫，启借供帐水饰，欲载妻妾于御堂宴饮。上虽许之，意甚不怿。明日，安都坐于御座，宾客居群臣位，称觞上寿。会重云殿灾，安都帅将士带甲入殿，上甚恶之，阴为之备。

及周迪反，朝议谓当使安都讨之，而上更使吴明徹。又数遣台使按问安都部下，检括亡叛。安都遣其别驾周弘实自托于舍人蔡景历，并问省中事。景历录其状，具奏之，因希旨称安都谋反。上虑其不受召，故用为江州。

五月，安都自京口还建康，部伍入于石头。六月，帝引安都宴于嘉德殿，又集其部下将帅会于尚书朝堂，于坐收安都，囚于嘉德西省，又收其将帅，尽夺马仗而释之。因出蔡景历表，以示于朝，乃下诏暴其罪恶，明日，赐死，宥其妻子，资给其丧。

初，高祖在京口，尝与诸将宴，杜僧明、周文育、侯安都为寿，各称功伐。高祖曰：“卿等悉良将也，而并有所短。杜公志大而识，狎于下而骄于上；周侯交不择人，而推心过差；侯郎傲诞而无厌，轻佻而肆志；并非全身之道。”卒皆如其言。

14 乙卯，齐主使兼散骑常侍崔子武来聘。

15 齐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和士开有宠于齐主，齐主外朝视事，或在内宴赏，须臾之间，不得不与士开相见，或累日不归，一日数入；或放还之后，俄顷即追，未至之间，连骑督趣。奸谄百端，宠爱日隆，前后赏赐，不可胜纪。每侍左右，言辞容止，极诸鄙褻；以夜继昼，无复君臣之礼。常谓帝

曰：“自古帝王，尽为灰土，尧舜、桀纣，竟复何异！陛下宜及少壮，极意为乐，纵横行之。一日取快，可敌千年。国事尽付大臣，何虑不办，无为自勤约也！”帝大悦。于是委赵彦深掌官爵，元文遥掌财用，唐邕掌外、骑兵，信都冯子琮、胡长粲掌东宫。帝三四日一视朝，书数字而已，略无所言，须臾罢入。长粲，僧敬之子也。

帝使士开与胡后握槊。河南康献王孝瑜谏曰：“皇后天下之母，岂可与臣下接手！”孝瑜又言：“赵郡王叡，其父死于非命，不可亲近。”由是叡及士开共谮之。士开言孝瑜奢僭，叡言“山东唯闻河南王，不闻有陛下。”帝由是忌之。孝瑜窃与尔朱御女言，帝闻之，大怒。庚申，顿饮孝瑜酒三十七杯。孝瑜体肥大，腰带十围，帝使左右娄子彦载以出，鸩之于车，至西华门，烦躁投水而绝。赠太尉、录尚书事。诸侯在宫中者，莫敢举声，唯河间王孝琬大哭而出。

16 秋，七月戊辰，周主幸原州。

17 八月辛丑，齐以三台宫为大兴圣寺。

18 九月壬戌，广州刺史阳山穆公欧阳卒，诏子纆袭父爵位。

19 甲子，周主自原州登陇。

20 周迪复越东兴岭为寇，辛未，诏护军章昭达将兵讨之。

21 丙戌，周主如同州。

22 初，周人欲与突厥木杆可汗连兵伐齐，许纳其女为后，遣御伯大夫杨荐及左武伯太原王庆往结之。齐人闻之惧，亦遣使求婚于突厥，赂遗甚厚。木杆贪齐币重，欲执荐等送齐。荐知之，责木杆曰：“太祖昔与可汗共敦邻好，蠕蠕部落数千来降，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，以快可汗之意，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义，独不愧鬼神乎？”木杆惨然良久曰：“君言是也。吾意决矣，当相与共平东贼，然后遣女。”荐等复命。

公卿请发十万人击齐，柱国杨忠独以为得万骑足矣。戊子，遣忠将步骑一万，与突厥自北道伐齐，又遣大将军达奚武帅步骑三万，自南道出平阳，期会于晋阳。

23 冬，十一月辛酉，章昭达大破周迪。迪脱身潜窜山谷，民相与匿之，虽加诛戮，无肯言者。

24 十二月辛卯，周主还长安。

25 丙申，大赦。

26 章昭达进军，度岭，趣建安，讨陈宝应，诏益州刺史余孝顷督会稽、东阳、临海、永嘉诸军自东道会之。

27 是岁，初祭始兴昭烈王于建康，用天子礼。

28 周杨忠拔齐二十馀城。齐人守陁岭之隘，忠击破之。突厥木杆、地头、步离三可汗以十万骑会之。己酉，自恒州三道俱入。时大雪数旬，南北千馀里，平地数尺。齐主自邺倍道赴之，戊午，至晋阳。斛律光将步兵三万屯平阳。己未，周师及突厥逼晋阳。齐主畏其强，戎服帅宫人欲东走避之。赵郡王叡、河间王孝琬叩马谏。孝琬请委叡部分，必得严整。帝从之，命六军进止皆取叡节度，而使并州刺史段韶总之。

五年(甲申,564)

1 春，正月庚申朔，齐主登北城，军容甚整。突厥咎周人曰：“尔言齐乱，故来伐之。今齐人眼中亦有铁，何可当邪！”

周人以步卒为前锋，从西山下去城二里许。诸将咸欲逆击之，段韶曰：“步卒力势，自当有限。今积雪既厚，逆战非便，不如陈以待之。彼劳我逸，破之必矣。”既至，齐悉其锐师鼓噪而出。突厥震骇，引上西山，不肯战，周师大败而还。突厥引兵出塞，纵兵大掠，自晋阳以往七百馀里，人畜无遗。段韶追之，不敢逼。突厥还至陁岭，冻滑，乃铺毡以度，胡马寒瘦，膝已下皆无毛；比至长城，马死且尽，截稍杖之以归。

达奚武至平阳，未知忠退。斛律光与书曰：“鸿鹄已翔于寥廓，罗者犹视于沮泽。”武得书，亦还。光逐之，入周境，获二千馀口而还。

光见帝于晋阳，帝以新遭大寇，抱光头而哭。任城王湝进曰：“何至于此！”乃止。

初，齐显祖之世，周人常惧齐兵西渡，每至冬月，守河椎冰。及世祖即位，嬖幸用事，朝政渐紊，齐人椎冰以备周兵之逼。斛律光忧之，曰：“国家常有吞关、陇之志，今日至此，而唯玩声色乎！”

2 辛巳，上祀南郊。

3 二月庚寅朔，日有食之。

4 初，齐显祖命群官判定魏麟趾格为齐律，久而不成。时军国多事，决狱罕依律文，相承谓之“变法从事”。世祖即位，思革其弊，乃督修律令者，至是而成，律十二篇，令四十卷。其刑名有五：一曰死，重者一之，次梟首，次斩，次绞；二曰流，投边裔为兵；三曰刑，自五岁至一岁；四曰鞭，自百至四十；五曰杖，自三十至十，凡十五等。其流外官及老、小、阉、痴并过失应赎者，皆以绢代金。三月，辛酉，班行之，因大赦。是后为吏者始守法令。又敕仕门子弟常讲习之，故齐人多晓法。

又令民十八受田输租调，二十充兵，六十免力役，六十六还田，免租调。一夫受露田八十亩，妇人四十亩，奴婢依良人，牛受六十亩。大率一夫一妇调绢一匹，绵八两，垦租二石，义租五斗；奴婢准良人之半；牛调二尺，垦租一斗，义租五升。垦租送台，义租纳郡以备水旱。

5 己巳，齐群盗田子礼等数十人，共劫太师彭城景思王浹为主，诈称使者，径向浹第，至内室，称敕，牵浹上马，临以白刃，欲引向南殿。浹大呼不从，盗杀之。

6 庚辰，周初令百官执笏。

7 齐以斛律光为司徒，武兴王普为尚书左仆射。普，归彦之兄子也。甲申，以冯翊王润为司空。

8 夏，四月辛卯，齐主使兼散骑常侍皇甫亮来聘。

9 庚子，周主遣使来聘。

10 癸卯，周以邓公河南窆焮为大宗伯。五月壬戌，封世宗之子贤为毕公。

11 甲子，齐主还邺。

12 壬午，齐以赵郡王劼为录尚书事，前司徒娄劼为太尉。甲申，以段韶为太师。丁亥，以任城王湝为大将军。

13 壬辰，齐主如晋阳。

14 周以太保达奚武为同州刺史。

15 六月，齐主杀乐陵王百年。时白虹晕日两重，又横贯而不达，赤星见，齐主欲以百年厌之。会博陵人贾德胄教百年书，百年尝作数敕字，德胄封以奏之。帝发怒，使召百年。百年自知不免，割带玦留与其妃斛律氏，见帝于凉风堂。使百年书敕字，验与德胄所奏相似，遣左右乱捶之，又令曳之绕堂行且捶，所过血皆遍地，气息将尽，乃斩之，弃诸池，池水尽赤。妃把玦哀号不食，月馀亦卒，玦犹在手，拳不可开；其父光自擘之，乃开。

16 庚寅，周改御伯为纳言。

17 初，周太祖之从贺拔岳在关中也，遣人迎晋公护于晋阳。护母阎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晋阳，齐人以配中山宫。及护用事，遣间使人齐求之，莫知音息。齐遣使者至玉壁，求通互市。护欲访求母、姑，使司马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，与之言，使者甚悦。勋州刺史韦孝宽获关东人，复纵之，因致书为言西朝欲通好之意。是时，周人以前攻晋阳不得志，谋与突厥再伐齐。齐主闻之，大惧，许遣护母西归，且求通好，先遣其姑归。

18 秋，八月丁亥朔，日有食之。

19 周遣柱国杨忠会突厥伐齐，至北河而还。

20 戊子，周以齐公宪为雍州牧，宇文贵为大司徒。九月丁巳，以卫公直为大司空。追录佐命元功，封开府仪同三司陇西公李昧为唐公，太取中大夫长乐公若干为徐公。昧，虎之子；凤，惠之子也。

21 乙丑，齐主封其子绰为南阳王，俨为东平王。俨，太子之母弟也。

22 突厥寇齐幽州，众十馀万，入长城，大掠而还。

23 周皇姑之归也，齐主遣人为晋公护母作书，言护幼时数事，又寄其所著锦袍，以为信验。且曰：“吾属千载之运，蒙大齐之德，矜老开恩，许得相见。禽兽草木，母子相依。吾有何罪，与汝分离！今复何福，还望见汝！言此悲喜，死而更苏。世间所有，求皆可得，母子异国，何处可求！假汝贵极王公，富过山海，有一老母，八十之年，飘然千里，死亡旦夕，不得一朝见，不得一日同处，寒不得汝衣，饥不得汝食，汝虽穷荣极盛，光耀世间，于吾何益！吾今日之前，汝既不得申其供养，事往何论；今日以后，吾之残命，唯系于汝尔。戴天履地，中有鬼神，勿云冥昧，而可欺负！”

护得书，悲不自胜。复书曰：“区宇分崩，遭遇灾祸，违离膝下，三十五年。受生禀气，皆知母子，谁同萨保，如此不孝！子为公侯，母为俘隶，暑不见母暑，寒不见母寒，衣不知有无，食不知饥饱，泯如天地之外，无由暂闻。分怀冤酷，终此一生，死若有知，冀奉见于泉下耳！不谓齐朝解网，惠以德音，磨敦、四姑，并许矜放。初闻此旨，魂爽飞越，号天叩地，不能自胜。齐朝霁然之恩，既已沾洽，有家有国，信义为本，伏度来期，已应有日。一得奉见慈颜，永毕生愿。生死肉骨，岂过今恩；负山戴岳，未足胜荷。”

齐人留护母，使更与护书，邀护重报，往返再三。时段韶拒突厥军于塞下，齐主使黄门徐世荣乘传赍周书问韶。韶以“周人反覆，本无信义，比晋阳之役，其事可知。护外托为相，其实主也。既为母请和，不遣一介之使。若据移书，即送其母，恐示之以弱。不如且外许之，待和亲坚定，然后遣之未晚。”齐主不听，即遣之。

闾氏至周，举朝称庆，周主为之大赦。凡所资奉，穷极华盛。每四时伏腊，周主帅诸亲戚行家人之礼，称觞上寿。

24 突厥自幽州还，留屯塞北，更集诸部兵，遣使告周，欲与共击齐如前约。闰月乙巳，突厥寇齐幽州。

晋公护新得其母，未欲伐齐；恐负突厥约，更生边患，不得已，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秦、陇、巴、蜀之兵并羌、胡内附者，凡二十万人。冬，十月甲子，周主授护斧钺于庙庭；丁卯，亲劳军于沙苑；癸酉，还宫。

护军至潼关，遣柱国尉迟迥帅精兵十万为前锋，趣洛阳，大将军权景宣帅山南之兵趣悬瓠，少师杨邰出轹关。

25 周迪复出东兴，宣城太守钱肃镇东兴，以城降迪。吴州刺史陈详将兵击之，详兵大败，迪众复振。

南豫州刺史西丰脱侯周敷帅所部击之，至定川，与迪对垒。迪给敷曰：“吾昔与弟戮力同心，岂规相害！今愿伏罪还朝，因弟披露心腑，先乞挺身共盟。”敷许之，方登坛，为迪所杀。

26 陈宝应据晋安、建安二郡，水陆为栅，以拒章昭达。昭达与战，不利，因据上流，命军士伐木为筏，施拍其上。会大雨江涨，昭达放筏冲宝应水栅，尽坏之，又出兵攻其步军。方合战，上遣将军余孝顷自海道适至，并力乘之。十一月己丑，宝应大败，逃至莆口，谓其子曰：“早从虞公计，不至今日。”昭达追擒之，并擒留异及其族党，送建康，斩之。异子贞臣以尚主得免，宝应宾客皆死。

上闻虞寄尝谏宝应，命昭达礼遣诣建康。既见，劳之曰：“管宁无恙。”以为衡阳王掌书记。

27 周晋公护进屯弘农。尉迟迥围洛阳，雍州牧齐公宪、同州刺史达奚武、泾州总管王雄军于邛山。

28 戊戌，齐主遣兼散骑常侍刘逖来聘。

29 初，周杨邰为邵州刺史，镇捍东境二十馀年，数与齐战，未尝不捷，由是轻之。既出轹关，独引兵深入，又不设备。甲辰，齐太尉娄叡将兵奄至，大破邰军，邰遂降齐。

权景宣围悬瓠，十二月，齐豫州道行台、豫州刺史太原王士良、永州刺史萧世怡并以城降之。景宣使开府郭彦守豫州，谢徽守永州，送士良、世怡及降卒千人于长安。

周人为土山、地道以攻洛阳，三旬不克。晋公护命诸将塹断河阳路，遏齐救兵，然后同攻洛阳；诸将以为齐兵必不敢出，唯张斥候而已。

齐遣兰陵王长恭、大将军斛律光救洛阳，畏周兵之强，未敢进。齐主召并州刺史段韶，谓曰：“洛阳危急，今欲遣王救之。突厥在北，复须镇御，如何？”对曰：“北虏侵边，事等疥癣。今西邻窥逼，乃腹心之病，请奉诏南行。”齐主曰：“朕意亦尔。”乃令韶督精骑一千发晋阳。丁巳，齐主亦自晋阳赴洛阳。

30 己未，齐太宰平原靖翼王淹卒。

31 段韶自晋阳行，五日济河，会连日阴雾，壬戌，韶至洛阳，帅帐下

三百骑，与诸将登邙坂，观周军形势。至太和谷，与周军遇，韶即驰告诸营，追集骑士，结陈以待之。韶为左军，兰陵王长恭为中军，斛律光为右军。周人不意其至，皆恼惧。韶遥谓周人曰：“汝宇文护才得其母，遽来为寇，何也？”周人曰：“天遣我来，有何可问！”韶曰：“天道赏善罚恶，当遣汝送死来耳！”

周人以步兵在前，上山逆战。韶且战且却以诱之；待其力弊，然后下马击之。周师大败，一时瓦解，投坠溪谷死者甚众。

兰陵王长恭以五百骑突入周军，遂至金墉城下。城上人弗识，长恭免冠示之面，乃下弩手救之。周师在城下者亦解围遁去，委弃营幕，自邙山至谷水，三十里中，军资器械，弥满川泽。唯齐公宪、达奚武及庸忠公王雄在后，勒兵拒战。

王雄驰马冲斛律光陈，光退走，雄追之。光左右皆散，唯馀一奴一矢。雄按稍不及光者丈馀，谓光曰：“吾惜尔不杀，当生将尔见天子。”光射雄中额，雄抱马走，至营而卒。军中益惧。

齐公宪拊循督励，众心小安。至夜，收军，宪欲待明更战。达奚武曰：“洛阳军散，人情震骇，若不因夜速还，明日欲归不得。武在军久，备见形势；公少年未经事，岂可以数营士卒委之虎口乎！”乃还。权景宣亦弃豫州走。

丁卯，齐主至洛阳。己巳，以段韶为太宰，斛律光为太尉，兰陵王长恭为尚书令。壬申，齐主如虎牢，遂自滑台如黎阳，丙子，至邺。

杨忠引兵出沃野，应接突厥，军粮不给，诸军忧之，计无所出。忠乃招诱稽胡酋长咸在坐，诈使河州刺史王杰勒兵鸣鼓而至，曰：“大冢宰已平洛阳，欲与突厥共讨稽胡之不服者。”坐者皆惧，忠慰谕而遣之。于是诸胡相帅馈输，军粮填积。属周师罢归，忠亦还。

晋公护本无将略，是行也，又非本心，故无功，与诸将稽首谢罪。周主慰劳罢之。

32 是岁，齐山东大水，饥死者不可胜计。

33 宕昌王梁弥定屡寇周边，周大将军田弘讨灭之，以其地置宕州。

六年(乙酉,565)

1 春，正月癸卯，齐以任城王湝为大司马。

2 齐主如晋阳。

3 二月辛丑，周遣陈公纯、许公贵、神武公窦毅、南阳公杨荐等备皇

后仪卫行殿，并六宫百二十人，诣突厥可汗牙帐逆女。毅，焮之兄子也。

4 丙寅，周以柱国安武公李穆为大司空，绥德公陆通为大司寇。

5 壬申，周主如岐州。

6 夏，四月甲寅，以安成王瑒为司空。

瑒以帝弟之重，势倾朝野。直兵鲍僧叡，恃瑒势为不法，御史中丞徐陵为奏弹之，从南台官属引奏案而入。上见陵章服严肃，为敛容正坐。陵进读奏版，时瑒在殿上侍立，仰视上，流汗失色。陵遣殿中御史引瑒下殿。上为之免瑒侍中、中书监。朝廷肃然。

7 丙午，齐大将军东安王娄叡坐事免。

8 齐著作郎祖珽，有文学，多技艺，而疏率无行。尝为高祖中外府功曹，因宴失金叵罗，于珽髻上得之；又坐诈盗官粟三千石，鞭二百，配甲坊。显祖时，珽为秘书丞，盗华林遍略，及有他赃，当绞，除名为民。显祖虽憎其数犯法，而爱其才伎，令直中书省。

世祖为长广王，珽为胡桃油献之，因言“殿下有非常骨法。孝征梦殿下乘龙上天。”王曰：“若然，当使兄大富贵。”及即位，擢拜中书侍郎，迁散骑常侍。与和士开共为奸谄。

珽私说士开曰：“君之宠幸，振古无比。宫车一日晚驾，欲何以克终？”士开因从问计。珽曰：“宜说主上云：‘文襄、文宣、孝昭之子，俱不得立，今宜令皇太子早践大位，以定君臣之分。’若事成，中宫、少主必皆德君，此万全计也。请君微说主上令粗解，珽当自外上表论之。”士开许诺。

会有彗星见。太史奏云：“彗，除旧布新之象，当有易主。”珽于是上书言：“陛下虽为天子，未为极贵，宜传位东宫，且以上应天道。”并上魏显祖禅子故事。齐主从之。

丙子，使太宰段韶持节奉皇帝玺绶，传位于太子纬。太子即皇帝位于晋阳宫，大赦，改元天统。又诏以太子妃斛律氏为皇后。于是群公上世祖尊号为太上皇帝，军国大事咸以闻。使黄门侍郎冯子琮、尚书左丞胡长粲辅导少主，出入禁中，专典敷奏。子琮，胡后之妹夫也。

祖珽拜秘书监，加仪同三司，大被亲宠，见重二宫。

9 丁丑，齐以贺拔仁为太师，侯莫陈相为太保，冯翊王润为司徒，赵郡王叡为司空，河南王孝琬为尚书令。戊寅，以瀛州刺史尉粲为太尉，斛律光为大将军，东安王娄叡为太尉，尚书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。

10 五月，突厥遣使至齐，始与齐通。

11 六月己巳，齐主使兼散骑常侍王季高来聘。

12 秋，七月辛巳朔，日有食之。

13 上遣都督程灵洗自鄱阳别道击周迪，破之。迪与麾下十余人窜于山穴中，日月浸久，从者亦稍苦之。后遣人潜出临川市鱼鲑，临川太守骆牙执之，令取迪自效，因使腹心勇士随之入山。其人诱迪出猎，勇士伏于道傍，出斩之。丙戌，传首至建康。

14 庚寅，周主如秦州；八月丙子，还长安。

15 己卯，立皇子伯固为新安王，伯恭为晋安王，伯仁为庐陵王，伯义为江夏王。

16 冬，十月辛亥，周以函谷关城为通洛防，以金州刺史贺若敦为中州刺史，镇函谷。

敦恃才负气，顾其流辈皆为大将军，敦独未得，兼以湘州之役，全军而返，谓宜受赏，翻得除名，对台使出怨言。晋公护怒，征还，逼令自杀。临死，谓其子弼曰：“吾志平江南，今而不果，汝必成吾志。吾以舌死，汝不可不思。”因引锥刺弼舌出血以诫之。

17 十一月癸未，齐太上皇至邺。

18 齐世祖之为长广王也，数为显祖所捶，心常衔之。显祖每见祖珽，常呼为贼，故珽亦怨之；且欲求媚于世祖，乃说世祖曰：“文宣狂暴，何得称‘文’？既非创业，何得称‘祖’？若文宣为祖，陛下万岁后当何所称？”帝从之。己丑，改谥太祖献武皇帝庙号高祖，献明皇后为武明皇后。令有司更议文宣谥号。

19 十二月乙卯，封皇子伯礼为武陵王。

20 壬戌，齐上皇如晋阳。

21 庚午，齐改谥文宣皇帝为景烈皇帝，庙号威宗。

天康元年（丙戌，566）

1 春，正月己卯，日有食之。

2 癸未，周大赦，改元天和。

3 辛卯，齐主祀圜丘；癸巳，禘太庙。

4 丙申，齐以吏部尚书尉瑾为右仆射。

5 己亥，周主耕藉田。

6 庚子，齐主如晋阳。

7 周遣小载师杜杲来聘。

8 二月庚戌，齐上皇还邺。

9 丙子，大赦，改元。

10 三月己卯，以安成王瑛为尚书令。

11 丙午，周主祀南郊。夏，四月辛亥，大雩。

12 上不豫，台阁众事，并令尚书仆射到仲举、五兵尚书孔奐共决之。奐，琇之曾孙也。疾笃，奐、仲举与司空、尚书令、扬州刺史安成王瑛、吏部尚书袁枢、中书舍人刘师知入侍医药。枢，君正之子也。太子伯宗柔弱，上忧其不能守位，谓瑛曰：“吾欲遵太伯之事。”瑛拜伏泣涕，固辞。上又谓仲举、奐等曰：“今三方鼎峙，四海事重，宜须长君。朕欲近则晋成，远隆殷法，卿等宜遵此意。”孔奐流涕对曰：“陛下御膳违和，瘥复非久。皇太子春秋鼎盛，圣德日跻，安成介弟之尊，足为周旦。若有废立之心，臣等愚诚，不敢闻诏。”上曰：“古之遗直，复见于卿。”乃以奐为太子詹事。

臣光曰：夫人臣之事君，宜将顺其美，正救其恶。孔奐在陈，处腹心之重任，决社稷之大计，苟以世祖之言为不诚，则当如襄婴面辩，袁盎廷争，防微杜渐以绝觊觎之心。以为诚邪，则当请明下诏书，宣告中外，使世祖有宋宣之美，高宗无楚灵之恶。不然，谓太子嫡嗣，不可动摇，欲保辅而安全之，则当尽忠竭节，如晋之荀息，赵之肥义。奈何于君之存，则逆探其情而求合焉；及其既没，则权臣移国而不能救，嗣主失位而不能死！斯乃奸谀之尤者，而世祖谓之遗直，以托六尺之孤，岂不悖哉！

13 癸酉，上殂。

上起自艰难，知民疾苦。性明察俭约，每夜刺闺取外事分判者，前后相续。敕传更签于殿中者，必投签于阶石之上，令枪然有声，曰：“吾虽眠，亦令惊觉。”

太子即位，大赦。五月己卯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

14 乙酉，齐以兼尚书左仆射武兴王普为尚书令。

15 吐谷浑龙涸王莫昌帅部落附于周，以其地为扶州。

16 庚寅，以安成王瑛为骠骑大将军、司徒、录尚书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丁酉，以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徐度为司空，以吏部尚书袁枢为左仆射，吴兴太守沈钦为右仆射，御史中丞徐陵为吏部尚书。

陵以梁末以来，选授多滥，乃为书示众曰：“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，王太尉接荆州之祸败，故使官方，穷此纷杂。永安之时，圣朝草创，白银难得，黄札易营，权以官阶，代于钱绢。致令员外、常侍，路上比肩，谿议、参军，市中无数，岂是朝章固应如此！今衣冠礼乐，日富年华，何可犹作旧意

非理望也！”众咸服之。

17 己亥，齐立上皇子弘为齐安王，仁固为北平王，仁英为高平王，仁光为淮南王。

18 六月，齐遣兼散骑常侍韦道儒来聘。

19 丙寅，葬文皇帝于永宁陵，庙号世祖。

20 秋，七月戊寅，周筑武功等诸城以置军士。

21 丁酉，立妃王氏为皇后。

22 八月，齐上皇如晋阳。

23 周信州蛮冉令贤、向五子王等据巴峡反，攻陷白帝，党与连结二千馀里。周遣开府仪同三司元契、赵刚等前后讨之，终不克。九月，诏开府仪同三司陆腾督开府仪同三司王亮、司马裔讨之。

腾军于汤口，令贤于江南据险要，置十城，远结涪阳蛮为声援，自帅精卒固守水遼城。腾召诸将问计，皆欲先取水遼，后攻江南。腾曰：“令贤内恃水遼金汤之固，外托涪阳辅车之援，资粮充实，器械精新。以我悬军，攻其严垒，脱一战不克，更成其气。不如顿军汤口，先取江南，翦其羽毛，然后进军水遼，此制胜之术也。”乃还王亮帅众渡江，旬日，拔其八城，捕虏及纳降各千计。遂间募骁勇，数道进攻水遼。蛮帅冉伯犁、冉安西素与令贤有仇，腾说诱，赂以金帛，使为乡导。水遼之旁有石胜城，令贤使其兄子龙真据之。腾密诱龙真，龙真遂以城降。水遼众溃，斩首万馀级，捕虏万馀口。令贤走，追获，斩之。腾积骸于水遼城侧为京观。是后群蛮望之，辄大哭，不敢复叛。

向五子王据石墨城，使其子宝胜据双城。水遼既平，腾频遣谕之，犹不下。进击，皆擒之，尽斩诸酋长，捕虏万馀口。

信州旧治白帝，腾徙之于八陈滩北，以司马裔为信州刺史。

小吏部陇西辛昂，奉使梁、益，且为腾督军粮。时临、信、楚、合等州，民多从乱，昂谕以祸福，赴者如归。乃令老弱负粮，壮夫拒战，咸乐为用。使还，会巴州万荣郡民反，攻围郡城，逼绝山路。昂谓其徒曰：“凶狡猖狂，若待上闻，孤城必陷。苟利百姓，专之可也。”遂募通、开二州，得三千人。倍道兼行，出其不意，直趣贼垒。贼以为大军至，望风瓦解，一郡获全。周朝嘉之，以为渠州刺史。

24 冬，十月，齐以侯莫陈相为太傅，任城王潜为太保，娄叡为大司马，冯翊王润为太尉，开府仪同三司韩祖念为司徒。

25 庚申，帝享太庙。

26 十一月乙亥，周遣使来吊。

27 丙戌，周主行视武功等新城；十二月庚申，还长安。

28 齐河间王孝琬怨执政，为草人而射之。和士开、祖珽谮之于上皇曰：“草人以拟圣躬也。又，前突厥至并州，孝琬脱兜鍪抵地，云：‘我岂老嫗，须著此物！’此言属大家也。又，魏世谣言：‘河南种谷河北生，白杨树，上金鸡鸣。’河南、北者，河间也。孝琬将建金鸡大赦耳。”上皇颇惑之。

会孝琬得佛牙，置第内，夜有光。上皇闻之，使搜之，得填库稍幡数百，上皇以为反具，收讯。诸姬有陈氏者，无宠，诬孝琬云：“孝琬常画陛下像而哭之”，其实世宗像也。上皇怒，使武卫赫连辅玄倒鞭挝之。孝琬呼叔。上皇曰：“何敢呼我为叔！”孝琬曰：“臣神武皇帝嫡孙，文襄皇帝嫡子，魏孝静皇帝之甥，何为不得呼叔！”上皇愈怒，折其两胫而死。

安德王延宗哭之，泪赤。又为草人，鞭而讯之曰：“何故杀我兄？”奴告之，上皇覆延宗于地，马鞭鞭之二百，几死。

29 是岁，齐赐侍中、中书监元文遥姓高氏，顷之，迁尚书左仆射。

魏末以来，县令多用厮役，由是士流耻为之。文遥以为县令治民之本，遂请革选，密择贵游子弟，发敕用之；犹恐其披诉，悉召之集神武门，令赵郡王叡宣旨唱名，厚加尉谕而遣之。齐之士人为县自此始。

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

陈纪四

临海王

光大元年(丁亥,567)

- 1 春,正月癸酉朔,日有食之。
- 2 尚书左仆射袁枢卒。
- 3 乙亥,大赦,改元。
- 4 辛卯,帝祀南郊。
- 5 壬辰,齐上皇还邺。
- 6 己亥,周主耕藉田。
- 7 二月壬寅朔,齐主加元服,大赦。

8 初,高祖为梁相,用刘师知为中书舍人。师知涉学工文,练习仪体,历世祖朝,虽位宦不迁,而委任甚重,与扬州刺史安成王瑒、尚书仆射到仲举同受遗诏辅政。师知、仲举恒居禁中,参决众事,瑒与左右三百人入居尚书省。师知见瑒地望权势为朝野所属,心忌之,与尚书左丞王暹等谋出瑒于外。众犹豫,未敢先发。东宫通事舍人殷不佞,素以名节自任,又受委东宫,乃驰诣相府,矫敕谓瑒曰:“今四方无事,王可还东府经理州务。”

瑒将出,中记室毛喜,驰入见瑒曰:“陈有天下日浅,国祸继臻,中外危惧。太后深惟至计,令王入省共康庶绩,今日之言,必非太后之意。宗壮之重,愿王三思,须更闻奏,无使奸人得肆其谋。今出外即受制于人,譬如曹爽,愿作富家翁,其可得邪!”瑒遣喜与领军将军吴明徹筹之,明徹曰:“嗣君谅,万机多阙。殿下亲实周、邵,当辅安社稷,愿留中勿疑。”

瑒乃称疾,召刘师知,留之与语,使毛喜先入言于太后,太后曰:“今伯宗幼弱,政事并委二郎。此非我意。”喜又言于帝。帝曰:“此自师知等所为,朕不知也。”喜出,以报瑒。瑒因囚师知,自入见太后及帝,极陈师知之罪,仍自草敕请画,以师知付廷尉,其夜,于狱中赐死。以到仲举为金紫光

禄大夫。王暹、殷不佞并付治。不佞，不害之弟也，少有孝行，项雅重之，故独得不死，免官而已。王暹伏诛。自是国政尽归于项。

右卫将军会稽 韩子高，镇领军府，在建康诸将中士马最盛，与仲举通谋。事未发。毛喜请简士马配子高，并赐铁炭，使修器甲。项惊曰：“子高谋反，方欲收执，何为更如是邪？”喜曰：“山陵始毕，边寇尚多，而子高受委前朝，名为杖顺。若收之，恐不即授首，或能为人患。宜推心安诱，使不自疑，伺间图之，一壮士之力耳。”项深然之。

仲举既废归私第，心不自安。子郁，尚世祖妹信义长公主，除南康内史，未之官。子高亦自危，求出为衡、广诸镇；郁每乘小舆，蒙妇人衣，与子高谋。会前上虞令陆昉及子高军主告其谋反。项在尚书省，因召文武在位议立皇太子。平旦，仲举、子高入省，皆执之，并郁送廷尉，下诏，于狱赐死，馀党一无所问。

9 辛亥，南豫州刺史余孝顷坐谋反诛。

10 癸丑，以东扬州刺史始兴王 伯茂为中卫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伯茂，帝之母弟也，刘师知、韩子高之谋，伯茂皆预之；司徒项恐扇动内外，故以为中卫，专使之居禁中，与帝游处。

11 三月甲午，以尚书右仆射沈钦为侍中、左仆射。

12 夏，四月癸丑，齐遣散骑常侍司马幼之来聘。

13 湘州刺史华皎闻韩子高死，内不自安，缮甲聚徒，抚循所部，启求广州，以卜朝廷之意。司徒项伪许之，而诏书未出。皎遣使潜引周兵，又自归于梁，以其子玄响为质。

五月癸巳，项以丹杨尹吴明徹为湘州刺史。

14 甲午，齐以东平王俨为尚书令。

15 司徒项遣吴明徹帅舟师三万趣郢州，丙申，遣征南大将军淳于量帅舟师五万继之，又遣冠武将军杨文通从安成步道出茶陵，巴山太守黄法慧从宜阳出澧陵，共袭华皎，并与江州刺史章昭达、郢州刺史程灵洗合谋进讨。六月壬寅，以司空徐度为车骑将军，总督建康诸军，步道趣湘州。

16 辛亥，周主尊其母叱奴氏为皇太后。

17 己未，齐封皇弟仁机为西河王，仁约为乐浪王，仁俭为颍川王，仁雅为安乐王，仁直为丹杨王，仁谦为东海王。

18 华皎使者至长安，梁王亦上书言状，且乞师；周人议出师应之。司会崔猷曰：“前岁东征，死伤过半。比虽循抚，疮痍未复。今陈氏保境息民，共敦邻好，岂可利其土地，纳其叛臣，违盟约之信，兴无名之师乎！”晋